

157
15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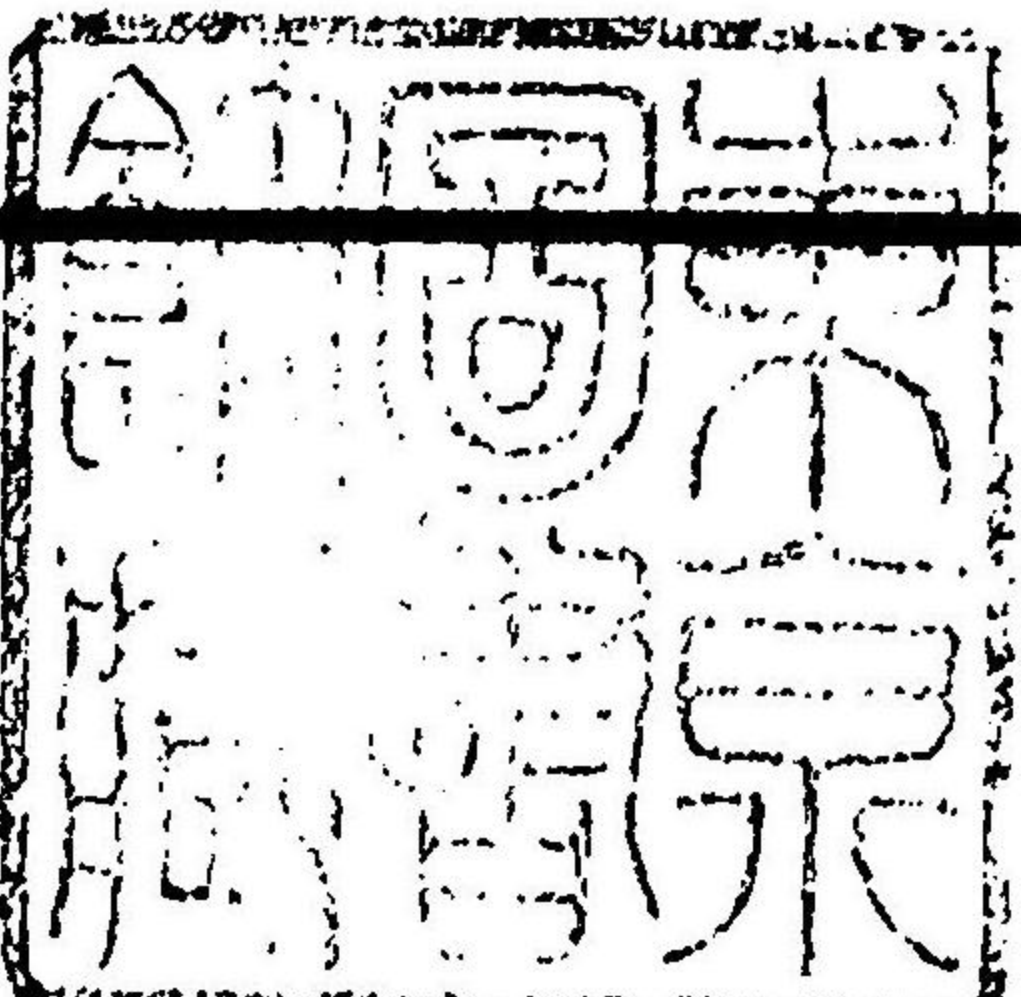
春秋左氏傳校本
八

翻刻

春秋左氏傳校本

十五

東 京 圖 書 館				
一 五 冊	三 〇 號	三 九 架	一 五 七 函	漢書門 經書類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五

襄公

起十年

晉

杜氏

集解

唐

陸氏

音義

尾張

秦鼎

校本

經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吳子在柤

從所稱也柤楚地○柤莊加友夏五月甲午遂

滅偃陽偃陽妘姓國今彭城傳陽縣也因柤會而

公至自會無傳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

疏諸侯會必自言其爵盟必自言其名故盟得以名告神會得以爵書案今吳未開諸夏之禮于此自稱曰吳不知以爵正象林注滅偃陽通吳

晉往來之道也
諸侯之適于禮以

皮舟繼于明今光
當列小邾之下是

其正也伐鄭此三
駕之一

兩下相殺兩稱名
氏王札子殺召伯

是也凡言其者其
所有也大夫非盜

所有故不得言盜
殺其大夫

張氏云相楚地也
今會此所以通吳

之去路 十一平
吳子乘卒是謂夢

也夷言多發聲謂
夢言也與乘聲

師伐秦荀營不書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

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光先至於師為盟主所尊故在滕上冬盜殺鄭公

子駢公子發公孫軌非國討當兩稱名氏殺者非卿故稱盜以盜為文故不得

大夫戊鄭虎牢為告命故獨書魯戊而不叙諸侯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無傳

傳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壽夢吳子乘三

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

敬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東諸侯會遇非本期地故不書會高厚高固子也癸丑月二十六日

相息亮反 下 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

是衛而皆不敬厚與光俱不敬弃社稷也其將不免乎為

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弒其君光傳夏四月戊午會于柤經書春

也戊午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以

常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為附庸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

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丙寅四月九日孟氏之臣

秦董父輦重如役董父孟獻子家臣步挽重車偪

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見門開縣門發邾人紇

挾之以出門者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紇邾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邾邑魯

小相涉馮云乘叶

集夢叶崩互相叶

一言為乘二言為

壽夢按杜以壽夢

為壽鍾離非期地

蓋光與邾莒等會

杜其書月廿六日

月一月月四日等

者欲証前年閏月

定六年諸侯唯宋

事晉是宋終事晉

重車載車輦人挽

之行也此車行載

器物止為藩營

縣門吊門也發機

則閉詳莊廿八年

發猶下也

疏名紀字叔梁古
 人名字並言者皆
 先字而後名服云
 扶掖也謂以木搬
 扶縣門使舉令下
 容入出也
 疏言其當百人也
 大車輪高九尺立
 此以為楯也隊本
 行列之名百人為
 隊相傳為然晉語
 孟獻子有鬪臣五
 人想董父共一人
 初與晉侯定讖然
 後以其事告靈今
 至班師則先告靈
 故怒之曰汝欲移

縣東南莖城是也言約多力扶舉縣門出在內者
 ○縣音玄下同駟側留及繩恨發及狹鳥穴及又
 古穴及田如
 字一尺遂反
 狄虺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
 為楹狄虺彌魯人也蒙覆也楹大楹○左執之右
 拔戟以成一隊為百人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
 者也詩邶風也主人縣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
 偃陽人縣布以試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
 外勇者○堞音牒
 人辭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辭謝不復縣布○隊
 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帶其斷布以示諸侯之師
 久於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偃曰水潦將降懼不

罪於我而曰登實
 命還師命成命也

能歸向夏恐有久雨從丙寅至請班師也知伯
 怒知伯荀偃投之以机出偃之問机本作几曰
 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一事伐偃陽封向余恐亂命
 以不女違為亂命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
 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宇無武功而又欲易余罪曰
 是實班師不然克矣謂偃句余羸老也可重任乎
 不任受女此責○羸羸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言當
 劣危反任音壬注同
 以謝不不五月庚寅月四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
 受矢石躬在矢甲午滅之日月八書曰遂滅偃陽言

是此人也指靈
 宇氏云爾平猶言
 於爾即與心手愛
 矣之乎同言軍不
 勝必於爾取償也
 謂將罪之兵法守
 城用礮石以擊攻
 者子建征蜀賦下
 編成雷榛殘木碎
 會非征伐之事偃
 陽又無大罪偃句

左傳卷十五

於會請之故非之也遂者非善惡之名而此遂則有非之之意光昭宋國啓開疆竟則群臣安於晉君之賜桑林蓋大澆類相傳昔大旱湯禱桑林社得雨因名其樂附注曰覽武王使召公與微子盟云相奉桑林註樂名也莊子有桑林之舞案墨子宋之桑林齊之社稷男女所觀也本社名實樂同禘大祭者敬之也天子享諸

自會也言其因會以滅國非之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言見賜之厚無過此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桑林殷天荀偃辭辭讓之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樂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俱天舞師題以旌夏師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晉侯懼而其行列○夏戶雅反闕申志反又如字

疾亦同祭樂劉云蓋是周之未造諸侯樂謂時王所制大武也舞初入建旌夏引舞人入題識其列房更云之舍林注我辭桑林之禮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中國則否故諱之心劉云霍晉邑人掌邑大夫蓋為附庸也案柏人左人中人邑以入者者多矣家語秦尚字丕茲少孔子四歲其父董父與孔子父叔

退入于房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晉侯疾也著雍晉地○因起呂反上桑林見崇見於上兆○見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還宋禱荀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也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言自當加晉侯有間差初賈反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諱俘中國偃陽霍晉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霍晉命師歸孟獻子以秦董父為右嘉其勇力生秦不茲事

襄十年

左傳

卷五

仲尼

言二父以力相尚子事仲尼以德相高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

宋師于訾

宋地○訾子斯反

庚午圍宋門于桐門不成圍而

攻其

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侵在九年衛侯救宋師于

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

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

師數出疲

也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

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

受楚之勅命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

問繇繇曰兆辭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

梁紇俱以力闡家二父或作董父宋叔永懷正嘉諸本皆二父二父謂孔秦二父也物氏云言二句絕謂父子二人也其下細別父子所勝也此說難解楚伐宋討其受偏陽也補正楚令猶云從楚之盟故也兆如丘陵卜人所謂兆廣者也故主寇喪雄若兆學則御冠者喪雄矣墨圻大曰兆廣吉畋出圻細曰兆壘

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

之孫蒯獲鄭皇耳于大丘蒯孫林父于○國秋七

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於魯無所耻諱而還

圍蕭八月丙寅克之蕭宋邑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

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競爭也周猶不堪競

況鄭乎周謂天王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鄭簡公幼少

耳秉政故知三士任其禍也為莒人閒諸侯之有

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有討鄭之真諸侯伐鄭齊崔杼使

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大子宜賓之以上卿而今晉悼以一時之

凶古人說雄與隄為韻詩無羊正月皆以雄韻蒸隄是也雄大夫之象疏本林本侵作伐陸云宜元年傳注競強也今此亦謂鄭帥強競太甚案周猶不堪競疑此脫其不堪競之事不然似敬後語

左傳

卷五

五

襄十年

無黜其踰等也車
適制黜之可也不
令獻獲是橫逆也
大夫從軍之車其
數未聞
為田遺血故稱田
血四族富家占田
適制今正城之以
給他人也

群不逞猶群不弔
不弔即不遇也不
遇故不快其志也

宜令在滕侯上故傳從
而釋之○園丁丈反
己酉師于牛首地初子駟

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也黜減損

尉止獲又與之爭獲囚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

也言女車猶
多過制遂弗使獻所獲初子駟為田血司

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為田血以正封疆

而侵四族田○洫沉域反堵
故五族聚羣不逞之

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八年子駟所殺公子嬰等

於是子駟當國攝君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

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

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官公殺子駟

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子

公子嘉也知難不告利得其處也為書曰盜言無

大夫焉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子西聞盜不徹而出子西

馮子尸而追盜先歸尸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

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子國為門者置守凡

羣司具眾官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

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駟才尸而攻

盜於北宮子矯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

險隘也林註鄭
之失政甚矣書盜
自此始

祿証位序各以職
位為次序也辟法
也此時鄭伯幼穉
諸卿共議國事子
孔欲其權在己使
群卿以下悉受成
首也門子卿之適
子將代父當門者

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尉翩止

子司齊司臣子子孔當國代子為載書以位序聽政

辟自羣卿諸司各守其職位以受執政大夫諸司

門子弗頌將誅之子孔欲誅子產止之請為之焚

書既止子孔又勸令燒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

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難以子產

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

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欲為衆亦得安不亦

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

歎謂大夫諸司門
子從焚焚載書而
後或云持制皆
虎牢之旁邑城之
所以翼虎牢
今虎牢非鄭地而

門之外衆而後定不於朝內燒欲諸侯之師城虎

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欲以偪鄭也不書城魯

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

焉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脩其城而

以見置戍鄭服則欲以還鄭故夫子追書繫之于鄭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

鄭而南至於陽陵還繞也陽陵鄭地楚師不退

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

荀罃武子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知

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潁水出城

同

以鄭虎牢者仲尼
探晉侯將歸之本
心詳之以見其志
也 補正遺與環

猶將退也邵氏曰
同一將退也

陽至淮子蟠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言有成志

從之將退不從亦退從猶服也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

不如從楚亦以退之楚以退宵涉穎與楚人盟夜渡

知樂麇欲伐鄭師伐涉穎者荀營不可曰我實不能禦

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為後伐之

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

可命勝負難要不可命以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

師還侵鄭北鄙而歸致怨以楚人亦還鄭服也王叔陳

生與伯輿爭政二子王王右伯輿有助王叔陳生

樂命中之命秋
義命猶必也

証欲奔晉當在及
河下按音悅似疑

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欲奔殺史狡以說焉說王

○校古卯反
音悅又如字不入遂處之處河上晉侯使士匄平

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爭曲王叔之宰宰家與伯

輿之大夫瑕禽瑕禽伯輿坐獄於王庭獄訟也周

與屬大夫對爭曲直婦不躬坐獄訟故使宰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

門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閭竇小戶

穿壁為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瑕禽曰其主東遷

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

平王徙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輿之祖皆在其中

主為王備犧牲共祭祀王恃其用故與之盟使世

駢赤牛也旄尾也
供旄旗之用故其
字從从音偏偃
風也辨誤輿牛
也駢牛牲也且郭
璞爾雅注此詩所
謂駢牲也凡祭用
牲豎皆在林氏作

蓋在安從之傳云守其職駢旄赤牛也舉駢旄者言得重盟曰世世用器用底里邱也刑放孔疏謂刑罰放救之實在於罷

無失職若箠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言我若貧賤何能來東使王恃其今自王叔之相用而與之盟邪底至也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師旅之長皆受吾能無箠門閨竇乎言王叔之屬唯大國圖之議也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正者不失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宣子知伯與直不欲自專故推之於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

之故不能舉契之辭孫鐵云此合契想係爭政事實會有一軍今增立中軍蓋有屬三子之樂毀之足成三軍有軍盡廢全改作之故曰作林証此三分公室之始伐鄭三駕之二

要契之辭○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代王叔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夏

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傳鄭公孫舍之帥師侵

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城鄭地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

公至自伐鄭亳蒲洛反公至自伐鄭無傳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公會伐鄭是三駕之三
倍公時二年見魯頌自文公來霸主

之令軍多則貢重
故減為二軍此時
襄公幼弱季氏欲
專國民分令境之
民為三軍三家各
有其一征之也

杞伯小邾子伐鄭晉遂光會于蕭魚鄭服而諸侯公
至自會無傳以會至者觀楚人執鄭行人良霄良
伯有也公孫輒子冬秦人伐晉

疏往而民皆為公
稅其民以分賜群
臣今武子欲冷民
即屬已亡所應得
稅取之言軍之家
屬者丁壯從軍者
官無所稅其家為
不入軍者乃稅之
耳此軍非謂一萬
二千五百人之軍
三分國民軍之也
嗣主量大小責貢

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唯上
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告叔孫穆
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更音庚

子日請為三軍各征其軍征賦稅也三家各
日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
制貢賦必重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
故憂不能堪穆子曰然則盟諸

易故盟之乃盟諸僖閔僖官詛諸五父之衢五父
氏將復變之

賦故國不堪三子
奮以私邑民為私
乘今毀之者壞其
行伊使各屬其軍
不復立私乘也
疏從謂共官方徒
今之丁也邑謂賦
稅若今之租調也
叔孫氏臣其子弟
不臣父兄謂取二
分而一歸公孟氏
取其半如叔孫所
取又以半歸公是
取一分而一歸公
案父兄猶言尊長
也子弟猶言幼賤
也此謂大略四分
一室或取二或取

名在魯國東南詛
以禍福之言相要
其三分國
三子各毀其乘壞其軍乘分以足成
音怪罔將住
及亦如字
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
征使軍乘之人率其邑
不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
征之設利病欲驅使入己故昭五年傳
日季氏盡征之民辟倍征故盡屬季氏
孟氏使半
為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叔孫
氏使盡為臣盡取子弟以三歸公而取其不然不令制軍分民不
不令其故而改作也此蓋三
家盟詛之本言舍音捨鄭人患晉楚之故諸
大夫日不從晉國幾亡幾近也楚弱於晉晉

賦故國不堪三子
奮以私邑民為私
乘今毀之者壞其
行伊使各屬其軍
不復立私乘也
疏從謂共官方徒
今之丁也邑謂賦
稅若今之租調也
叔孫氏臣其子弟
不臣父兄謂取二
分而一歸公孟氏
取其半如叔孫所
取又以半歸公是
取一分而一歸公
案父兄猶言尊長
也子弟猶言幼賤
也此謂大略四分
一室或取二或取

大夫日不從晉國幾亡幾近也楚弱於晉晉

大夫日不從晉國幾亡幾近也楚弱於晉晉

大夫日不從晉國幾亡幾近也楚弱於晉晉

也凡十一分國
申季氏取四叔孫
取二孟氏取一公
取五也詳昭五年
林誌自八年侵蔡
來晉楚交代鄭至
今未已今晉不急
於爭鄭當作何計
而使晉致死力以
爭與宋為惡即趙
穿侵崇之計也

不吾疾也疾急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

死於我言當作何計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固與也

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

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

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使守疆場之吏

悅音亦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

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

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言如此

晉楚之難晉楚之難夏鄭子展侵宋欲以致四月諸侯伐鄭己亥

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傳釋齊大

序音上也向戌不書宋公在會故其莫晉荀營至于西郊東侵舊

詐許之舊國鄭新許邑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

會于北林師于向向地在潁川長社右還次于瑣

北行而西為右還榮陽宛陵縣西圍鄭觀兵于南

門觀示西濟于濟隧濟隧水名鄭人懼乃行成

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慎儀

謹辭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道數代鄭晉能於

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瀘年瀘積年穀而

善詐足許之舊地
許南遷而鄭得之
也

林語甘留也惡惡之黨

秋交聞聞之聞茲命本或作茲盟

紆粉專山川之利毋壅利○壅於勇反毋保姦藏罪人毋留慝去速

他得反○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好惡並如

字或上呼報及下鳥路反或聞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

羣神羣祀祀典者先王先公先王諸侯之大祖宋

比也先公始封君○天音泰七姓十二國之祖七姓晉衛鄭

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葛己姓杞妘姓薛任姓實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葛己姓杞妘姓薛任姓實

明神殛之也殛誅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蹈其國家蹠

也○隊直類反楚子囊乞旅于秦乞師旅秦右

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

乞師變文

悉師悉起矣也

宋鄭逆服故更伐宋也秦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九月諸侯悉師以

復伐鄭此夏諸侯皆復來故鄭人使良霄大宰石

奭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

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

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書行人言非

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以

為讖也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蕭魚下不書○奭勅略反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

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

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書不告十二月戊寅會于

玉帛謂脩聘請和撫綏之也揚收也朱本作懷兵交見成九年

蕭魚經書秋史失之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侯叔向

備也○尺一昌夜反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叔向

也告諸侯亦使赦鄭囚音亮許乙反同許丈反公使臧孫紇對曰凡

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

審寡君聞命矣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赦其罪人德義如是不敢承命音亮

在夜鄭人賂晉侯以師惺師觸師觸師名皆樂

廣車軌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廣車軌車皆兵

凡兵車百乘他兵車及其罇磬罇磬

歌鐘二肆肆列也縣鐘十六為肆二肆三十二枚

藉手鮮文十二乘

廣橫陳之車軌也

守之車廣軌各十

五乘合為三十乘

又與他兵車七十

乘共為百乘九者

抱振之辭故知百

乘摠上廣軌言之

也但廣軌甲兵備

他車不備是為異

也射也數射數二

箏為絃一箏為音

是淳為偶也周禮

小胥云凡懸鐘磬

半為堵全為肆

蓋鐘磬者編懸之

二八十六枚而在皆樂器○女樂一八十六人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

堵一堵謂之肆此傳唯云歌鐘故杜但解鐘數云三

十二枚亦必同之歌鐘鐘以節歌也朱云鐘大鐘也磬

亦大磬故特懸之又會城棣救陳七年會鄒八年會邢丘九年盟于

戲十年會相又伐鄭成虎牢十一年同盟亳城北又會

蕭魚請與子樂之共此樂辭曰夫和戎狄國

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

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

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詩小雅

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殿鎮也○殿都遍反樂旨君子福祿攸同

詩采菽篇

疏言美也既能鎮

邦國受福祿雖復

疏遠之人便蕃然

數來在其左右於

是相帥而來從之也

也。便蕃左右亦是帥從也。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也

案安德即是成於樂也然疑有誤脫

音煩。夫樂以安德也。義以處之也。義禮以行之。

所謂樂也即是鐘鼓云乎也

行教。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

說命乃有備有備無患杜不見古文

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言五德皆備乃書

故謂為魏絳之語晉詠公賜女樂一

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

八歌鐘一肆

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

借五年傳云魏仲魏叔敷在王室藏於盟府

待遇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

附錄大夫有功則賜樂禮無此文杜順傳為說耳

賞功之制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

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秦庶長鮑庶長武帥

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爵也不書救鄭已屬晉鮑無所救

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

自輔氏。從輔氏渡河與鮑交代晉師己丑秦

晉戰于欒晉師敗績易秦故也。不書敗績晉恥易秦而敗故不告也

欒晉地也。易秦故也。易秦而敗故不告也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合。琅邪費縣

南有台亭。一翼之反。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郟。莒

音運。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

會於戚公不與。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

入郟乘勝入郟取其鐘以為公盤夏晉士魴來聘

且拜師謝前年伐鄭師秋吳子壽夢卒壽夢吳子之號臨於周廟

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凡諸

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於城外同姓於宗廟所出王

同宗於祖廟始封君之廟同族於禰廟父廟也同族是

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諸姬同姓國為邢凡蔣茅胙祭

臨於周公之廟即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

側界反又如字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

補正夢古音莫騰
反一言為乘二言
為壽夢非號也解
可削或云于越句
吳邾婁本一字而
為二字古聲雙疊
也按越人壽夢見
昭世四年又按李
善文選注引世本
曰吳執姑執姑壽
夢也

若而人又見昭三

年補正猶言某其

一說若而即若干

也傳云舉數以備

釋也

疏古人謂姑為姑

姊妹若父之姊為

姑姊父之姊為姑

姊妹後人從省單稱

姑猶近世祖父單

稱祖也

秦嬴婦楚蓋在數

年前非此年婦而

即使婦寧父母並

在身自婦寧父歿

母存亦使卿寧

防臧氏之邑城之

晉之取鄭也取鄭在前年梁國睢陽縣東有地名楊梁靈王求后于齊

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

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不敢

不敢毀故曰若如人妾婦之子若而人言非若人無女而有

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

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陰里周大夫結成也為十

手又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士魴聘在此

不敵故秦嬴歸于楚秦嬴公妹為楚共王夫人楚司馬子庚聘

于秦為夫人寧禮也子庚莊王子午也諸侯夫人

襄十三年

者畏齊也魯有二防一近宋隱十年伐宋取防是也此近齊

周禮王功曰勳事功曰勞勳大勞小

其實善勞勳一也故註云書勳勞

於策明其不與也偏行一禮謂偏行

告至也策勳飲至並行之禮故不告

至則策勳飲至無由行之

取例見宣九年成六年昭四年等傳

皆曰言易也昭四年例云克邑不用

經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郟郟小國也任城

傳例曰書取言易也○郟音音壬尤昔浪反又音剛秋九月庚辰楚子審

卒共王也成二年大夫盟于蜀冬城防

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勳

勞於策也桓二年傳曰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及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桓十六

年傳又曰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還生廟及飲至及書勞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

乃不書至傳因獻子之事夏郟亂分為三國分為以發明凡例釋例詳之

力各師救郟遂取之魯師也經不稱師不滿凡書

取言易也不用師徒及用師徒用大師焉曰滅敵

師徒曰取若用而不勞與不用相似

故亦曰取取是克邑國亦曰取此郟

是也詩云如取如攜言其易也傳二

年屢師晉師滅下陽昭十三年吳滅

州來皆邑而言滅入謂入其都邑制

其民入與滅亦同尋即去之不為己

有也文十五年晉卻缺入蔡國也成

七年具入州來邑也

伯游長君前臣名今字荀偃蓋寫誤

距戰斬獲俘馘用力弗地曰入謂勝其國邑荀營

士魴卒晉侯蒐于絳上以治兵為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以與

衆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昔臣習

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密代

今將讓故謂爾時之舉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

不以己賢事見九年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

密士匄佐之位如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

樂廋以武位卑故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

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超韓起佐

之位如樂廋將下軍魏絳佐之左超一等代士魴

也 什吏謂十人長也周禮伍有長十無長蓋晉十人置長故有之也可馬法十人之帥執盜或云什吏猶言軍吏也十人之長賤矣不得者官屬也林註士句以邊讓為刑臣法至善也言刑善也朱申云此詩言為法之善也疏儀善也言文王善用法故能為萬國所信言文王之法善也

上詩曰文王篇下詩曰北山篇穆文熙曰發明讓德因以爭字相形利害曉然殊有可玩朱氏農訓專云小民皆厚力以事在上之人林註小人以耕農為當勤力朱似勝農者所以厚生故訓厚一說農禮通用范史釀于用賞是也襄在六年云不務德而爭善非爭謂所行為善是也或云各爭其善也亦通

新軍無帥

將佐皆遷

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

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

得慎舉之禮○且反或如字

晉國之

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

子讓其下皆讓樂厲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

世賴之刑善也夫

刑法也○泰圖所主反

一人刑善百姓

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

求其是之謂乎

周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寧安也求長也義取上有好善之慶則下

賴其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文王善用法故能為萬國所信孚信也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詩小雅刺幽王役使不均故從事者怨恨稱己之勞

以為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

下能者在下位則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

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

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加陵也君子在位者遠千萬友又如字小人

伐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自稱其能為是以上

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善自謂之昏德國家

之敝恒必由之傳言晉之所以興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

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

晉語心厚也說文
 夕葬也从月半見
 長夜謂夜不復明
 死不復生也事施
 於葬故字皆从穴
 傳云長夜解杜倣
 虛語用之窀穸墓
 穴也蓋古人既葬
 而議諡故以窀穸
 為言耳案韻會窀
 窆下棺也說文葬
 之厚也樹韻多基
 穴幽堂也一口窀
 長埋也窀長夜也
 禭近也於諸廟爰
 最近也三羊喪畢
 遷新至入廟是從
 先君也秋註以已

教訓而應受多福多福謂君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鄆

鄆在成十六年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弘大也

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窀

穸之事窀厚也窀夜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

夕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從先君代禰廟請為靈若厲

欲受惡諡以歸先君也亂而大夫擇焉莫對及五

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

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

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

通太也君臨終之
 命其辭甚恭若之
 何以惡諡而毀滅
 之馮云子囊言子
 謂君命靈厲以我
 視之乃君明以恭
 命我也如林所解
 恐失當日語意此
 說有味今從之諡
 法既過能改曰恭
 附註致罪字誤當
 作致亂節南山篇
 事時謂事得時也
 土功例見莊廿九
 年此城防經傳皆
 不言月蓋當時農
 收差耳雖天象未
 至以民事已問故

謂共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傳言子囊之吳侵楚

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子庚楚養叔曰吳乘

我喪謂我不能師也養叔養必易我而不戒戒備也

改反子為三覆以待我覆伏兵也我請誘之子庚

從之戰于庸浦庸浦楚地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

吳為不弔不用天道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言不

也為明年會向傳冬城防書事時也常節通以

事問為時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鄭良霄大宰石臬猶在楚十一年楚人執之石臬

周十二歲一巡守
今陳厲夏五年禮
者蓋更古而言之
禮下並不相讓謂
不可一時重吉也
此每年一卜非獲
也五年不習吉以
六年為始得五卜
乃行也釋文一本
無增字連下為句
陸云釋文以行增
韻助辭之非矣林
註不習絕句貴者
多則勢偏而相惡
今止良宵於楚是
除內相信之患也
良宵彼執而歸則
怨疾其君大夫黨

言於子囊曰先王上征五年也先征五年而上吉凶

薦征悉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五年五卜皆不習

則增脩德而改卜不習謂卜不吉今楚實不競

行人何罪不能脩德止鄭一卿以除其偏良宵

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位不偏則大臣睦

使歸而廢其使行而見執於楚鄭又遂堅事晉是

同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

人歸之秋義鄭遺良宵使楚其意欲楚執之而鄭得事晉故不如邊歸鄭以廢其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

類牽引內不相和
事晉之心不固豈
不難乎久執之乎
按杜註是鄭上添

是其本意也今婦
之八字徧見使疑
作遣使見遣聲近

愈差也猶病差也
鄭註愈猶勝也亦

通凡明使卿為使
至大夫為介介叔

老以卿為介晉敬
之刻於會故並書

二人崔杼等其人
是仲尼新意

林証晉秦兵爭止
此自彼至此七十

餘年 諸侯之策

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叔老聲伯子也魯使二卿

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齊

崔杼宋華閱衛比宮括在會惰慢不攝故貶稱人

蓋欲以督率諸侯獎成霸功也吳來二月乙未朔

日有食之傳無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

衛比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伐秦齊宋大夫不己未衛侯出奔齊諸

之策書孫寤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

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不書名從也

莒人侵我東鄙無傳報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

見二十年傳北燕伯款出奔齊蔡侯

朱山奔楚並書名也曲禮曰諸侯失

地名春秋無此例蓋公羊疏按

十六年傳晉執郟莒之君曰通齊楚

之使來呼之使來也來子與爾言

來吾道夫先路蓋傲辭謂戎四嶽之

裔見下別為允姓見昭九年然此註

陸氏議之有理詳于附註晉秦以下

四十五字一氣讀爾雅注云白蓋茅

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萬舊人邾人于戚

傳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前年為楚所敗會于向為吳謀

楚故也謀為吳伐楚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

吳人吳伐楚喪故以為不德執莒公子務婁在會數而遣之卒不為伐楚

非卿務婁侯及又如以其通楚使也莒或於楚

將執戎子駒支駒支戎子名范宣子親數諸朝所行之

亦設亦設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

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為允姓乃祖吾離被菑蓋瓜州地在令燉煌燉徒門及

昔也蓋無布帛可衣唯衣此草無道

路可從故冒榛藪秦人逐我惠公與

曰者蓋瓜州在秦西北秦食土晉食

人共誘遷之也見昭九年附註中分

如字案與女眺訓職林訓共

昔秦以下七十九字一氣讀林註大

德謂存亡繼絕金氏云謂我諸戎謂

是公我而不私恩也賜由者是官路

當人情者狐狸驅除四句則不說不

蓋莒之別名○覆普皮及覆式占蒙荆棘以來歸反蓋戶臘及爾雅曰白蓋謂之莒

我先君蒙官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腆厚也

與女剖分而食之中分為剖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

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詰朝明且不使復得與會事

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

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蠲明謂我諸戎是四嶽

之裔胄也四嶽堯時方伯姜姓也裔母是翦翦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

不說全虧
晉用筆極妙不侵
不札所謂亦既報
會德者也

不復所謂匹馬隻
輪無逆者也前執
其角也據於其足
也蹄前獲也我何
上添而字御言我
我盡忠如此而何
以不免罪也好頭
搯

邵氏云夜無虛時
言諸侯構離是晉
有關政而使之然
也而今及罪我諸
戎是何道理也

言諸侯構離是晉
有關政而使之然
也而今及罪我諸
戎是何道理也

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

臣至于今不貳不內侵亦不外昔文公與秦伐鄭

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在僖三十年於是乎有殺之

師在僖三十三年晉禦其上戎尤其下尤猶當也○苦浪反秦師

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持之

持其足也○與晉踣之踣僵也○蒲北反戎何以不免自

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言給晉役

以從執政猶殺志也意常如彼豈敢離邊今官之

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

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
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嘗焉嘗悶也○賜他歷反

又武登及賦青蠅而退青蠅詩小雅取其愷悌君

宜子辭焉辭謝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成愷悌不信

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齊子叔老字也言晉敬

吳子諸樊既除喪諸樊吳子乘之長子也乘卒將

立季札札諸樊少弟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

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曹君公子負芻也殺大子將

立季札札諸樊少弟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

朱云欲實愷悌君

子之名也

附註叔老公孫嬰

齊之子不應以父

名為字齊是諡也

傳云二名不偏諱

故字之也案叔老

叔肝之孫故以叔

為氏字疑諡訛

換氏曰季子掛劍

於櫛不以死背其

心引兵避楚不以

名寧其德蓋所以

義其心者至矣雖
 祿之天下將有所
 不受而況於其乎
 穆文熙曰季札以
 義嗣推林以守節
 自依義正辭和卓
 然君子可樹可慕
 成曹君謂成十六
 年晉歸曹伯也王
 肅云義宜也嫡子
 嗣國得禮之宜也
 梁康王之識王義
 嗣德
 以衣涉水自帶以
 上為厲揭寒震也
 言遇水淺深期之
 必涉也案杜此註
 不用外傳

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

守節君義嗣也諸樊適子故曰義嗣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

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弃其

室而耕乃舍之傳言季札之讓且吳兄弟相傳夏諸侯之大夫

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從在晉侯待于莒

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不稱晉侯及涇不濟諸

之師不肯渡也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至京北高陸縣入渭○如字那乃多反叔向見叔

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詩邶風也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己志在於

濟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蟠見衛北

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

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傳言

相所以書於伐秦○說音悅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飲毒水故鄭

司馬子蟠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械林械林秦地

○械位不獲成焉秦不荀偃今日雞鳴而駕塞井

夷竈不唯余馬首是瞻言進退欒黶曰晉國之

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欒黶惡偃自專下軍

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中行伯荀

魏絳也左史晉大夫莊子曰夫子命從帥夫子謂欒伯吾帥

六年
 也 塞夷見成十
 謝過即聽其和平
 成平也彼若服罪
 械林即魯鄭成林
 鄭始服故獨自效
 朱註荀偃使我從
 師之命從帥乃是
 荀偃之命故以從
 命為待也林云荀
 偃命馬首是瞻是
 使人各從其帥也

襄十四年

按此典晉語藉偃日偃以斧鉞從於張老曰聽命焉同林注非矣

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

以從命為待也樂厲下軍帥莊

子為佐故

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

軍帥不和恐多為秦所禽獲○遺唯季反

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

役

遷延樂鉞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

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

樂鉞樂厲也二位於戎路

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

謂士句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

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

樂厲汰侈誣逐士鞅也而女也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

林註向之會齊齊人來人亦如此義

不書惰也

臨事惰慢不脩也仲江宋公孫師之子

向之會亦如之衛

北宮括不書於向

亦惰書於伐秦攝也鄭子蟠俱濟

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樂

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樂厲汰虐已甚猶

可以免其在盈乎

盈厲之子

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

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

武子樂書厲之父也召公聽訟於甘棠之下樂

厲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設矣而厲之怨

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

於結怨民者方且彰者乃其亡在此君於民有禮食宴食禮食大也宴食燕閒無事召之共食也諸侯每日視

襄十四年

朝君臣同服玄冠
縞布衣是朝服也
昭十二年傳兩雪
楚子皮冠以出二
十年傳皮冠以招
虞人是田獵冠也
疏昭十二年傳楚
王見子革去皮冠
是撤大臣宜去皮
冠也

復之為傳二十一年晉滅欒氏衛獻公戒孫文子

甯惠子食勅戒二子皆服而朝命於朝日旰不

召旰旰也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從公於圃

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田獵之冠也二子怒

孫文子如戚戚孫文子孫蒯入使孫蒯孫文子之子

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巧言詩小雅

何人斯居河之麋無奉無勇職為亂階戚衛河上

邑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為亂大師掌樂大夫

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誨教師曹鞭之公怒

不敬而誦之詩意
易解

其子先分兩處將
欲作亂應禍及其
子故令并處於戚

穆文惠曰伯玉常
獻公文子之變既

不能止而亦不與
謀避辭免害從近

關以出何其脫然
乎關界上之門衛

都不當境中其界
有近有遠故自近

關出投陳柴郊旋
此時伯玉已列諸

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

使歌之遂誦之恐孫蒯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

我矣弗先必死欲先公作亂拜幣於戚幣子也

政及音奴而入見遽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

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臣

敢奸之犯也雖奸之庸知愈乎言逐君更立遂行

從近關出懼難作欲公使子嶠子伯子皮與孫子

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三子衛群公子疑孫子故

表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子展衛公如郵郵音絹

三傳 卷之五

孔子友則恐獻公之時未得為卿也案鄭人執之諸解未允大室謂上有脫文得之附註孟子作度公斯斯差聲近初宜又為是按皆師所謂以夫子之道及害夫子者也戮受軍法也鞞車輓兩邊輓輓端橫木駕馬頸者子為于偽反按如字

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使往請和也公出奔

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濟北東阿縣西南有大澤鄆人執

之公徒因敗散還故為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

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二子他與差為孫氏逐公佗

徒河反圍初佳公孫丁御公為公御也子魚曰射為背

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子魚庾公差禮射不求中射食亦反下除禮射皆

同音射兩鞞而還鞞車輓卷者鞞其俱尹公佗

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他不從丁學故言遠始與公差俱退悔而

獨還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貫佗臂貫古亂反一音官

子鮮從公子鮮公母弟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

無罪告宗廟也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認欺也定

適毋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

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謂不釋皮冠之比

舍音捨必二反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

告亡而已無告無罪時姜在國故不使得公使厚

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

他竟越遠也瘠厚成叔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

使瘠敢私於執事執事衛諸大夫曰有君不弔也恤有臣

林云巾幌手者櫛理髮者以巾櫛事之謙辭也視嫡母如妾使之加暴也厚或作厚魯邑名成叔孝公之子公于鞞之後也鞞一作革案上不弔天不恤衛君也下不取衛君不恤臣也莊十年傳註可並考焉一說上不弔

即弔于衛之弔也
言如何可不相弔
恤也林註君臣如
此所以增其淫惡
至于發洩以成逐
君之事字氏云淫
浸漬也增溢於內
發洩於外也悼乃
掉訛操振也林註
乃自傷悼兼我諸
臣而去

寄寓也即寄公之
守

不敏也敏達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

何衛人使大叔儀對大夫叔儀衛大夫曰羣臣不佞

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卽刑而悼弃之以為君憂

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重恤謂懲其不達也

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謝重恤之賜厚孫歸復命語

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守於國

據反守有母弟鮒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

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邾齊所滅邾國及

其復也以邾糧歸言其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

余不說於君初即
然矣不待已而從
之故在道悔而反

也附注已初雖從
君以出今自悔焉

不後以墓事為甚
故云不說初也索

孤裘羔袖是引詩
句喻意也猶如綠

衣黃裏以正色裏
於則色之類也糞

土無理可賤也
林註前舉為輓後

送為相

殺之殺衛大夫也以其從君故欲辭曰余不說初矣言初

非說之不獲已耳○余狐裘而羔袖言一身盡善唯少句

罪不○乃救之衛人立公孫剽剽穆公孫孫林父甯

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聽盟會之命衛侯在邾臧紇如齊

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

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武仲不書未為卿

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順道臧孫說

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

無入得乎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師歸自伐秦

鄭氏云方四百里以上為成國即公侯之國也馮氏云前皆六軍時不著一變今舍軍使極稱之美惡互見是史家用說法

或云將字當下十
七字如此則民亦
將矣其君云云如
雷寇也

秋文乏祀或作之
祀誤也王若虛云
主或當作生陸云
說死引作困民之

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成國大國

音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

盈而死朔知營之畏子盈朔弟也盈生六年而武

子卒薨喪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

卿故新軍無帥遂舍之國直例及匪音王

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

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

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

毋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

性生性通用周語
匱神之祀而困民

之則據此作之祀
為是林注困苦其
民以主其國也非
矣朱註社稷祭祀

也祭祀不修無為
神主將安用如此
之君也民而君而
而皆訓則孫云此

章與魯語里革之
對異語同心
賞者善善之名也
上賞下因為賜財

之卿今下賞上故
為延其譽補正父
兄子弟所謂貴戚
之卿

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

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

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

貳卿佐貳起呂反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

侯有卿卿置側室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貳宗宗子

士有朋友庶人工商阜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

佐也善則賞之賞謂宜揚過則匡之匡正患則

救之救其難也失則革之革更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

弟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史為書謂大史君瞽為

襄十四年

左傳 卷五

為詩采民之所作也非自為之賦詠如漢後者詩猶之樂誦立誦其言王制云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亦此類也 夏書今胤誓篇勿失性即若有恒性克緩厥猷者也勿過度即節性惟日其邁者也奔性即民彝泯亂而肆從即魯語所謂以邪歸民者也

詩警者為詩以風工誦箴諫樂人也誦大夫刺○風芳鳳反

規誨規正諫士傳言士君過失傳告大夫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百工獻

過則誹謗君以諭政事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逸書

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官師相規夫自相

於路求歌誦之言適在由反官師相規夫自相

規工執藝事以諫所謂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

失常也有道人徇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

於民上也肆放以從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傳善師曠能因問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在前年

盡言○從子用反為于

偽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軍

練殿反以吳為不能而弗做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

擊之臯舟吳險阨之道○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

之獲楚公子宜穀傳言不備王使劉定公賜齊侯

命將昏於齊故也定公劉夏位賤曰昔伯舅大公

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

海胙報也表顯也謂顯封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

賴繫發今余命女環環齊靈公名茲率舅氏之典

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纂繼也因

師法也保安也言大公與民為法而民得安也附註表表式也見廿九年傳註

不備不虞不可以師見隱五年

左傳

卷五

三

顯傳言王室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問衛逐君不能命有功當討否獻

子荀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謂剽已立伐之未

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不

存國之道也仲虺湯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待其昏

乃伐冬會于戚謀定衛也定立范宣子假羽毛於

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折羽為旄王者游車之所建

聞而備觀之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

城郢楚徙都郢未有城郭公子燮公子儀因築城

注之于首齊鄭制

疏孔傳曰有長形則侮之有區道則推而內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荀偃賊君者故黜孫齊周禮司常游車載趙註游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羽五色翟羽毛旄牛尾金羽全取其趨折羽折取其爾注之于首齊鄭制

作均異故假而觀之不言旌者諱而異其名也又見定四年

都人士篇

盟于劉劉地闕蓋魯城外之近地

劉夏康公子天子公卿書魯大夫書

字此云非卿者實非大夫也但此禮不使大夫故不以大夫決之

成孟氏之邑大夫帥師城之私邑張矣

意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謂前年諡君為共將

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

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詩小雅忠信為周言德行歸於忠信即為萬民所瞻

望○行

經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

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劉采地夏名也天子卿書字劉夏非卿故

則成故不言逆女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

成至遇無傳遇魯地書既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

城成郛備齊故夏城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無傳八月

左傳 卷五 三十五

悼公卒于平公彪立

啓者過目輒思益入故志之間開然也不敢非見也馮云此在知亡而前說實話也不然過則痛心獻子何不問焉 祭法云官師一廡注中士下士也釋例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土人于泚是也

無丁巳丁巳七月一日也日月必有誤 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

癸亥晉侯周卒盟四同

傳十有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報二一年豹之聘尋十一年

見孟獻子尤其室尤責也 曰子有令聞而美

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

且不敢聞傳言獻子友于兄且不敢隱 官師從單靖

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也劉夏

獨過魯告民故不書單靖公天子不親魯使上楚卿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過古禾反

公子午為令尹代子 公子罷戎為右尹馮為

世本子馮為艾獵之子艾獵叔敖之兄釋例以艾獵叔敖為一人此註因世本傳寫誤耳

大司馬子馮叔敖從 公子蒙師為右司馬公子成

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屈到屈蕩子 公子追舒為

箴尹追舒莊王 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官廐尹以

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

能官人則民無覲心無覲覲以求 詩云嗟我懷人

寘彼周行能官人也詩周南也寘置也行列也周

人置之徧於列位是后妃之志王及公侯伯子男

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言自王以下

任其職則是詩人周行之志也甸采衛五服之名也天子所居千里曰圻其外曰侯服次曰甸服次

日男服次日采服次日衛服五百里為一服不言侯男略舉也鄭尉氏司氏

之亂其餘盜在宋亂在十年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

故納賂于宋尉氏所殺故以馬四十乘百六與

師伐師慧樂師也三月公孫黑為質

焉公孫黑子哲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

之良司臣而逸之賢而放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

諸下子罕以司鄭人醢之三人也三人堵女父師

慧過宋朝將私焉私小其相曰朝也相師者慧

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

穆文獻曰師慧過
朝將私激宋無火
聲而滑稽優孟之
流也

附註易羊盭反更
易也猶言以五男
易一女也

固請請宋公也

亦亦齊也

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

故也千乘相謂子產等也言不為子產殺也得

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言子罕夏齊侯圍成貳

於晉故也不畏霸王於是乎城成郭郭郭秋邾人

伐我南鄙亦貳於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

十二年十四年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

不克會為明年會鄭公孫夏如晉奔喪于螭

送葬夏子西也言諸侯畏晉宋人或得玉獻諸子

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能玉人以

穆文熙曰韓宣子晉之良大夫也使於鄭尚欲得其玉環乃子罕獨以不貪為寶而固却玉人之玉又為處之得所茲其賢蓋加久一等矣

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為盜所害納此以請死也請免死子罕宜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攻治富而後使復其所得富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堵狗堵女父之族狗娶於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而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絕之傳言鄭之有謀○囅音者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五

襄經十年偃陽本或作通不復扶又反傳賢行下孟彌徐音弭一隊徒對反

堞徐養上時掌涉反以徇似俊反潦音老以几本又作机同今本亦机可重直用反帥卒

何貺音況賜也禘大計反題大兮反帥師所類反其行戶郎反請禱丁老反

夷俘芳扶反令居力呈反及下令秦丕茲一本作茲警母音無帥數所角反疲病

禦寇魚目反爭競爭鬪之爭下幼少詩照反聞諸侯間厠之間封疆居良反嬰

其處目慮反不做音景公孫夏戶雅反七乘繩證反至治直吏反梧音吾鄭復

以見賢通反下同還鄭本又作環穎音穎能御魚目反能庇必利反王右音又筆

之長丁丈反則何謂正矣何或作可誤也經十一年復在扶又反毫音蒲以賄音呼

良霄徐音消傳賦稅舒銳反將復扶又反閔音宏詛諸側慮反五父音甫衢音其相

要一遙反使疆居良反之難乃且反瑣素果反宛陵於阮反又於元反濟隧音遂毋音無

下皆速去起呂反獎王將丈反之比必利反廔之紀力反俾失本又作卑必爾反斃音必

同大夫詹之廉反言使所吏反為介音界鮮不息淺反赦宥音又五乘繩證反

及注二肆音四縣鍾音玄數所角反經十二年不與音預傳嚮許亮反

本亦彌乃禮魯為于偽反為邢音刑凡蔣將丈反案富辰所稱邢在蔣下今傳在凡上未知何者為

是茅亡交庶長丁丈反敢譽或如字非適丁歷反劉夏戶雅反羸音盈經十三

年郭音甫九父音甫言易以政反傳舍爵如字又音捨馘古獲反為將于偽反軍帥

所類反下事見賢通反將佐子匠反什吏音十平乘子忽反也夫音扶休和

許州有好呼報反之治直吏反慝他得反不爭爭鬪之爭少主詩照反喪息浪反歿音沒

○今諸夏戶雅反必易徐神反庸浦判五反昊胡老反巡守手又反焉用本又作狩

之於虔反本或經十四年其使所吏反雖介音界惰徒困反傳楚使所吏反追

逐音白瓜州古華反煌音皇冒莫報反洩息列反徐誥朝如字使復扶又反胄直又反

毋是音無狸力之反又豺音佳皆殺戶交反捕音步徐陪一音敷僵居良反場

他歷音至凱悌開在反下徒禮音同子介音界其使所吏反之長丁丈反少第

詩照適子丁歷反奸音干相傳直專反于竟音竟朝那如淳音殊匏白交反則揭起例反

械林徐于目反一鷹音烏路從帥所類反下汰參昌氏反本或作而

女音汝召公上照反爽詩亦反為之于偽反囿音又之麋本或作孽必計反不解音蟹

遽其居反傾覆芳服反瑗于眷反知愈羊主反當差初賣反懼難乃且反出竟音境

皆近戚所近射為一讀射而禮求中丁仲反兩鞫服云車輓兩卷者音權

又起子為于偽反適母丁歷反弔于衛本或作弔于衛侯衍字也大叔音泰之好呼報反

又重直用反注羔袖本又作褒剽字林匹咥徐作瘠糞方問之長丁

反無帥所類反出其君如字徐印之音仰本亦作雷霆徒丁反又音

匿其位反其難乃且瞽音古盲者莫庚箴諫之林士傳直專反不與音非

謗如字本或作誹音其技其綺反適徐在幽反鐸待洛反徇於似俊鈴力

反以從本或作縱弗傲音景隘於懈反右我音又世昨才故反不壞如字服繫烏兮

環戶關反史佚音逸仲虺許鬼反侮之亡甫反左相息亮反析羽星歷反見意賢遍反

經十五年傳令聞音問重勞直用反敢聞問厠之間公監工衛反罷戎一音戶為

于委子馮反及水從子才用蒙公子成音城箴之林覲羊主反覲音實

彼之或反周徧音遍曰圻音祈四十乘繩證及下子皙星歷反皮彥之

矇音蒙不為于偽反下文堵苟本或聚於七住反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六

襄公 起十六年 晉 杜氏 集解 盡二十二年 唐 陸氏 音義

尾張 秦 鼎 校本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踰月而葬三月公

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渙梁不書高厚逃歸故也渙水出河內

戊寅大夫盟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今此閒無異事即上諸侯大夫可知

悼公往年十一月卒此年正月葬積三月也如四年夫人似氏七月葬八月葬則總列月耳而杜云踰月而葬蓋踰月有多少俱是踰越之義此會高厚會訖逃歸而不書者諸侯怒欲伐之公歸不若於廟故也

襄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卒公即位平公悼公子彪齊侯伐我北部齊侯伐我北部

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荀偃主兵當序鄭秋齊侯伐我北部圍成大雩無傳冬叔

孫豹如晉叔老會齊高厚之詩不類齊有二荀偃怒且

羊舌肸為傅肸叔向也代士渥張君臣為中軍司

馬張老子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祁奚

至子會也此非杜意參在改服脩官既葬改喪服脩官選賢

至子會

證及改服脩官既葬改喪服脩官選賢

也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主然後烝嘗於廟

故速警守而下會于溴梁順河東行命歸侵田諸

相侵取以我故執邾宣公邾比公也十二年十

四年昔人侵魯前年邾人伐魯晉將為魯討之悼公卒不

且曰通齊楚之使邾莒在齊楚往來道中故拜以

盟而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

各從義類齊高厚之詩不類齊有二荀偃怒且

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齊

高厚所歌之詩獨不取恩好之義類

傳不言齊有異志而諸侯故知小國必當有從者不來庭者

大國高厚若此知者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董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以下

大夫不書故傳舉小邾以包之○向舒亮反國音恤圍勅邁反許男請遷于晉許楚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唯以其師討許

之不背遷鄭子驥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行○驥居表反穆叔從公從公歸○從才齊

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夷平也春秋於魯事所詆不與外事同者客主之言所以為文固當異也魯卿每會公侯春秋無譏故於此示例不

先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時皆諸侯大夫義取皆平故得會鄭伯夏六月次

于城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

城林函氏皆許地○國為逼反又于目反

晉荀偃變廡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

晉師獨進揚梁

收在十二年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

襄城

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闕市楚師敗績晉師

遂侵方城之外不書復伐許而還

許未遷故○秋

齊侯圍成

成魯孟氏邑孟孺子速徼之孟孺子之子莊子速

也徼要也○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

塞海陘而還

海陘魯隘道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

故言齊再晉人曰以寡君之未蒞祀

蒞祀三年喪

變文以示例特言書曰是仲尼新意當時伐許皆是諸侯之大夫義取與鄭伯尊卑皆平得會鄭伯故也諸侯大夫謀伐已定鄭伯始來從之故言後至馮氏云本會荀偃却書會鄭伯為鄭伯之夷于大夫也故特叙于主兵之上所以別君臣之等耳不使夷之於大夫也秋義夷等也晉去兵而首序鄭伯者以荀偃皆卿大夫爵位

相等惟鄭伯為君

臣不可先君警

只會鄭伯

狄憾報憾也

伐魯報晉之憾

憾或作感胡暗友

馮氏云穆叔著意

晉人亦放懈不得

勉強說個敢不敢

使要是聊作安頓

也按我今何可不

恤魯事乎而前日

使魯及此無止居

之禍者是我之罪

也鳩襲陽氣故訓

集葉典方鳩襲功

國有兵密則民人

不得集葉故云杯

與民之未息新代許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

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

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庶幾晉比執事之間

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圻父詩小雅周司

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為王爪牙不脩其職使

百姓受困苦之憂而無所止居此必利及音

閑行戶郎及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

恤社稷而使魯及此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

章鴻雁詩小雅卒章曰鴻雁于飛哀鳴嗷嗷唯此

所大曰鴻哲人謂我劬勞言魯憂困啓啓然若鴻雁之失

小曰雁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鳩鳩集也

害及鳩居牛反

經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無傳宣公

耕反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秋齊

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奔縣

有桃虛虛起居反九月大雩無傳宋華臣出奔陳暴亂宗

出奔實以冬出書秋者以始冬邾人伐我南鄙

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宋也司徒

大夫甲宋不設備朝如字衛孫蒯田于曹越

凡人名字皆放此困五郎反飲馬于重丘重丘曹邑飲於

而獵孫蒯林父之子飲馬于重丘重丘曹邑飲於

蓋因飲馬也

註豈敢使魯無所

鳩集如鳩雁卒章

所云平按宣十七

年庚其有身乎似

與此無鳩對

宣公恐悼公華立

林註伐我大夫將

書大夫始此自隱

以來齊伐我皆稱

入若君將書君有

文十五年始

躬身親為惡其父
共逐其君而其父
首惡如厲鬼積義
謂死當為惡鬼也
與前說小異未知
孰當杜意

陸云近防附近之
近下同非矣說見
上 鄆十年作鄆
本同字史作鄆

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詢罵也○詢呼曰親

逐而君爾父為厲厲惡鬼林父逐是之不憂而何

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孫蒯不

愬于晉為明年晉人執石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

故前年圍成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

于防防臧紇邑○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陽

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鄆叔紇叔梁紇臧疇

死使無自殺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

齊人獲臧堅堅臧紇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

林註姑且也刑臣
刑餘之人也杖小
木也椽屬字氏疑
姑字曰以且代姑
者或有之以姑代
且者未之有也恐
是始字而屬上句
或云姑不必始終
之辭按拜辱謝其
言無死也來唁是
賜也使奮士是不
終也秋文其傷本
或作瘍音羊
臯比私有討是賊
謬言也

齊人獲臧堅堅臧紇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

死使無自殺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

其刑臣禮於士以杖扶其傷而死言使賤人來唁

齊故也齊未得志於魯故宋華閱卒華臣弱臯

比之室臣閱之弟臯比閱之子弱侵使賊殺其宰

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盧門宋

有討於吳遂幽其妻幽吳曰臯余而大壁臯與宋

向戌邑後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

有討於吳遂幽其妻幽吳曰臯余而大壁臯與宋

韓國惡耻聞於外

故益之也

策馬推也私助御

者擊馬而馳短其

策者不欲使人知

也一說短策謂左

師自悔其謀短淺

不當勸止也不然

則己字不通為去

聲瘦狗狂犬也

陸云瘦字林作狝

九世及氏猶家也

陸云沢門如字本

或作皇門者誤

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

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

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

必駢惡之烏路勅領十二月甲午國人逐瘦狗瘦狗入

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華臣心不自

驚走一音制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於

農收周十一月今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

者謳曰澤門之哲實興我役澤門宋東城南門也

邑中之黔實慰我心澤門宋東城南門也

廉子罕聞之親執扑朴杖以行築者而扶其

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闔

門戶閉塞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

役從事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

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傳善子罕分謗齊晏相

子卒晏嬰晏嬰父也晏嬰廢斬斬不緝之也紼紼在曾前

雷苴苴麻之有子者取其麻也杖竹

類食食居居倚廬廬寢寢苫苫枕枕草草異唯枕草耳然然枕枕亦

非喪服正文之六及謂朝一溢米暮一溢其

區區在于及小貌
月令仲春脩闔扇
註用木曰闔用竹
鞞曰扇
不緝謂斬布用之
不緝其端也緝縫
也其用布為之廣
四寸長六寸當心
升者八十縷也按
升首登三升布布
之長繩者以繩布
為其而斬之也昔
其色純黑麻在首
在嬰皆曰經此言
經者謂首經也帶
絞帶也絞帶月繩
帶也經帶杖三者

皆言其色為也
其杖竹也經實也

衰摧也義取心實
摧痛也倚慮感荷

束縗而為之也皆
編草也禮記及喪

服傳言枕由此言
枕草枕因乃出禮

記及喪服傳非喪
服正文杜意言古

禮未必無枕草之
法也上儉曰夏枕

則冬枕草父母之
喪無貴賤一也晏

子所行是正禮也
而時七大夫各有

不同故家老怪之
禮當與許男

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時之所行七及大夫縗服各

禮其家臣不解故譏之曰唯卿為大夫晏子惡直己以斤時

老或云晏子言以卿為大夫非卿故不服大夫之服叔義請廢降于天子一節故唯卿得服大

經十有八年春白狄來不言朝不夏晉人執衛行

人石買石買即是代曹者宜即懲治本罪而晉因

秋齊師伐我北鄙不書齊侯齊冬十月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同圍齊齊數行不義諸曹伯負芻卒于師無

禮當與許男禮當與許男楚公子午帥師伐鄭傳

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白狄狄之別名未夏晉人

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長子純留

屬上黨郡孫蒯不書父在位蒯非卿為曹故也

前年衛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

厲公訟弗勝厲公獻子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

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梗陽晉邑在大

巫名也夢拜見之原晉陽縣南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

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

可以逞巫知獻子有死徵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

大夫服我是大夫
之子得服士服禮
喪服大夫之子得
從大夫之法

傳四年許男新臣
卒傳葬之以侯禮

也凡諸侯薨于朝
會加一等死王事

加二等於是侯有
衾歛註諸侯命有

三等公為上等侯
伯中等子男下等

疏死王事謂因王
事或戰陳而死也

同同此費也

附法穆天子傳云

曾祝佐之郭璞注引此傳文云曾重也重臣蓋謙辭以媚神耳疏孫特也

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環齊靈公名負依也弃好背盟陵

虐神主神主民也謂數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

先先魯殘民人荀捷有功無作神羞羞恥也

官臣偃無敢復濟偃信巫言故以死唯爾有神裁

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溟梁之言同伐

齊溟梁在十六年盟曰同討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

而守之廣里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

言圍齊者以君在

故也補正圍者圍齊也非防門也注非是

宜子論言以恐齊也

林誌千乘七方五千人魯首在齊之東言自其鄉入蓋自東道以入齊

一說斥開也開山澤之險以建難繼宋人所不至也必加秋文步蓋友

附注旅步昧友左賢人實居左也衣服一作衣物以輿曳從車之後

故經書圍○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謂防門不足為

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

子析文子齊大夫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苦

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

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

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不能久齊侯登巫山以望

晉師巫山在盧縣東北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

至必旃而疏陳之旃候也疏建旌旗以為陳示使

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旃先偽以衣服為人形輿曳

與也柴見傳止八
半晉人慣用此法

脫狄文救括及附
注他活及樂音浴

想當既已遁去下
同空聲有遺聚故

衆鳥樂之
殺馬塞道殺我云

今山東長清縣有
隔馬山即是

林注州謂殖曰止
將生為三軍俘獲

若不肯止復欲射
矢中央取其咽喉

州練將故執弓其
丙右故執矢或曰

弛弓示不射而就
其車也為獲謂釋

柴而從之塵以揚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張不

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鳥之聲樂

齊師其遁營鳥鳥得空邢伯告中行伯邢伯晉大夫

伯獻曰有班馬之聲夜遁馬不相見故鳴齊師其

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鳥齊師其遁十一月丁

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

殿此衛所欲守險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

也奄人殿師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

塞道恨二子故塞其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

矢夾脰脰頸也○日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

衷不止復欲射兩矢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

言必不殺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及縛之○其右具

丙州綽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衿甲不解

捨圍其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

攻險險固城己卯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在平

東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邲樂厲死其子盈佐

音詩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弗克十二月戊戌

及秦周伐雍門之執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

按摘此種同陸璣

左傳 卷其

曰柁榜相似如

則柁似樺漆也此

特破敵以斬櫓

國以為秦櫓字絕

句或連下為一句

非矣

林註申池齊南城

西門文十八年弒

懿公納諸竹中其

地多竹木

迫入迴旋紮義迫

字絕句為物所逼

也還盤碎不連也

扣華馬也

僖五年云國君不

可以輕輕則失後

按犯將冒扣馬者

而也

陸云維本文作維

音同蒙求申層斷

鞅徐狀元曰舊注

云以刀斷馬鞅未

詳所出想實與此

及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殺犬

示間孟莊子斬其櫓以為公琴莊子孺子速也櫓木名○櫓勅倫反

又相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

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二子晉大夫○籬乃多及又如字壬寅焚東

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齊西州綽門于東閭齊東左

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枚馬櫓也闔門扇也數其板示不恐○還音旋

一音患闔所主齊侯駕將走郵棠齊邑太子與郭

榮扣馬大夫光也曰師速而疾略也言欲略行其地無久攻意

○行下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

孟及

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

申辰東侵及濰南及泆濰水在東莞東北至北海都昌縣入海泆水出東莞

蓋縣至下邳入泗○兗音官鄭子孔欲去諸大夫欲專權○因起呂及下同

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子

楚令尹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

公子午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將不得從

先君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

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謂己未嘗統師自出大夫圖之其

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

稷

林註王其謂我懷

上而安逸乎

左傳 卷十一

言者事可為君以兵繼進原退敗也林註楚君亦不至親出以受耻辱而訓則猶言則君繼之

此魚陵非魚齒山顏氏辨之矣葛又作遺音同蓋此二字通用大司馬遂播廿五年作葛昭十三年作謹

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常

之嘗試其難易也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

害君亦無辱于庚帥師治兵於汾襄城縣東北有汾丘縣於

是子蟠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張公孫黑肱子孔子展

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子孔子展二子于展子西完守

入保完城郭內保守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

陵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犢縣北鄭地右師城上棘遂涉潁

次于旃然將涉潁故於水邊權築小城以為進退之備旃然水出熒陽城阜縣東入汴

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胥靡

費滑已見成十三年

獻于雍梁皆鄭邑河南陽翟縣東北有雍氏城右

年

為于委反回梅山在熒陽密縣東北○侵鄭東北至于蟲牢

而及于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信再宿也○

荀涉於魚齒之下魚齒山之下有洩水甚雨及之

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

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

故曰不競也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幾音祈多死聲楚必無功

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南師不

時必無功不時謂觸歲月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言天時地利不

楚師南行有大雨從北而南遂及楚師聞而患之故曰不害

按八風名見隨五年八方之風風別先有音曲總吹律呂以詠八方音曲今師曠以律呂歌南風音曲音微不與律呂相應故云不競按南風律呂

不至故多死家如入
章一名無實實和
之次也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前年圍齊之諸侯也

祝柯縣今屬濟南郡晉人執邾子稱人以執及民也公至自伐齊無傳

取邾田自濼水取邾田以濼水為界也濼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

陸縣入泗○濼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無傳夏衛孫

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世子光三與魯同盟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詳錄所至及還者善

得八月丙辰仲孫蔑卒無傳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

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無傳城西邾魯西叔孫

靈公卒于莊公光
太室云乃遷是不
以先侯之罪罪後
嗣也還師不服是
後嗣不悛也於是
再舉有辭不特憫
喪已

豹會晉士匄于柯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武城泰山南武城縣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日大毋侵

小祝柯也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伐魯在十七年遂次于

泗上疆我田正邾魯之界也泗水名取邾田自濼水歸之于

我邾田在濼水北今更以濼為界故日取邾田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

于蒲圃六卿過魯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

侯奄皆受一命之服如鞞戰還之賜唯賄荀偃束

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中軍元帥故特賄之五匹為束四馬

為乘壽夢吳子乘也獻鼎於魯因以為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為鼎之先○先吳悉薦及

僖世三年鄭弦高以乘車先牛十二犒師先字絕句此語意少異邾在魯南田在濼水北今更以濼水為界此田舊是魯界邾人取以為己有今歸魯故日取邾田
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而五尋高四十丈即匹也以輟物先重物也非以賤先貴鼎價未必貴於璧馬也

說文癘勞病也疽癘也癘頭創也然

則偃病此疽腫々皆及皆自中塗復

又也疽譚以為偃病而自出初死其

目未合尸冷乃合非其有所知也傳

因其異而記之耳陸曰合本又作哈

下同撫撫尸也

按此猶言淺哉吾之為丈夫也禮記

未之下也注未之猶微哉疏之說也

又如字○荀偃癘疽生瘍於頭但及又音且疽七

莫公及徐及湯音羊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

及士勾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士勾中軍佐故問後也鄭甥荀

吳其母鄭女○著張慮及又二月甲寅卒而視不

直慮及羅於用友見賢遍及

可舍目開口噤○宜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

事主猶視大夫稱主樂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

乎懷子樂盈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

如河乃臆受舍嗣續也復扶又及宜子出口吾

淺之為丈夫也自恨以私待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

伐齊為懷子之言故也欒魴欒氏族不書季武子

如晉拜師齊謝討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代荀偃賦

黍苗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雨季武

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

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

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以晉侯比吉甫出

征以匡王國○仰如字又五亮及下同匱雨如字

又古報及常匱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

而銘魯功焉林鍾律名鐃聲臧武仲謂季孫曰

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天子銘德諸侯言時計功

邵氏曰余猶念龜之今言以德布于銘也亦通文心雕

附注一膏一也皆說如字韓音集本

銘也亦通文心雕

龍銘者名也觀器舉得時動有大夫稱伐銘其功今稱伐則下等也必也正名審用貴功則可銘也

從大計功則借人也借音力也○借音力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

彝常也謂鐘鼎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爲宗廟之常器

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

國幸於大國以勝大國爲幸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爲城西郭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釁聲

姬生光以爲太子兄子曰姪顏釁皆二姬母姓因

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諸子諸妾姓子仲子

管子房注云諸子內官之号哀五年公及

生子屬諸戎子屬託之○戎子請以爲太子許之

齊侯許之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廢立嫡間諸侯難事

也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列諸侯今無故而廢之

是專黜諸侯謂光已有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

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廢而徙使高厚傅

牙以爲太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

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終言之○尸諸朝非禮也

婦人無刑無黜刑之刑○刑雖有刑不在朝市謂

死刑者猶不暴暴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經書七月

○暴蒲卜反

傳諸子屬戎亦同杜以諸子屬戎爲庶公子陸云戎子蓋戎女姓子者晉有小戎子不祥猶云非礼也廿五年買獲辭曰不祥亦同蓋立太子必告鬼神故曰不祥微谷也或云微服而逆也

何濟蓋齊國獄舍所在廿一年囚公子買于何濟之左哀六年囚王豹于何濟之丘乘種錄何濟及穀即穀丘

左傳 卷六 三

也三合之音古

公卒曰還者何善

辭也大其不我喪

也此受命乎君而

伐齊則何大乎其

不我喪大夫以君

命出進退在大夫

也註云兵不從中

御外臨事制唯唯

義所在穀梁云為

士何者空奈何宜

揮帷而歸命乎介

此謂待命乃還今

杜則取公卒而排

穀梁故云然

止四年穆叔如周

王賜之大路與此

光定位狀也莊公即位狀也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

夙沙衛魯公易之魯公衛奔高唐以叛光謂衛教公易也高唐在視柯縣西北

晉士勾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禮之常不

於四月丁未於此年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

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十四年晉

見諸侯餽而勸之濟涇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

以行禮也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以行禮秋八月

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灑藍齊地○

反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傳解經不言崔杼殺而為國討

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

難十年尉止等作難西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

子孔當罪以其甲及于革子良氏之甲守以自守也甲

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

鄭殺其大夫專也亦以國討為文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

子然子子士子孔圭媯之子也宋子圭媯皆鄭穆公妾士子孔子良父○

相親也魯襄六年簡之元年士

子孔卒魯襄八年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司徒孔與二父

子然子子士子孔圭媯之子也宋子圭媯皆鄭穆公妾士子孔子良父○

皆云大路故知大路之為總名也周禮中車王賜諸侯車則同姓以金路異姓象路四衛革路諸侯之卿之車當是皆路若大路當小國之君故也

前年晉州緝縛殖
綽坐于鼓下想今
免歸而在齊狄義
會後納師且字
句于會昏夜時
登城而高唐人方
會食故不及禦
子於城上懸繩納
似非林沙食字
絕句工儂會二字
各亦非蓋綽傳二
人偽為高唐人入

相親故相助其三室如一言同故及於難故二子

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子革即鄭人使子

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簡公猶幼故齊慶

封圍高唐弗克叛故圍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

衛在城上號之乃下衛下與齊侯誦問守

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齊侯以衛告揖而禮

死故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儂會

夜緝納師因其會食二子齊大夫臨衛于軍城

西郭懼齊也前年與晉伐齊又齊及晉平盟于大

城會其會食夜從
城上緝納齊師也
極至也控于大邦
今在五章

隧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齊晉平魯懼齊故

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四章曰控于大邦誰

以自救助叔向曰朕敢不承命叔向度齊未肯以

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衛石

共子卒石買悼子不哀石惡孔成子曰是謂

蹇其本蹇猶按也必不有其宗為二

年石惡出奔傳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晉人盟于向

向莒邑舒亮反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蹇側也樹側必按
根附注蹇側也昭
廿三年推而蹇之
蹇居月反一音蹇
是也賈誼傳蹇六
國蘇林亦音蹇

叙交近附近之近非矣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

澶淵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戚田○澶市專及汙音紆秋公至自

會無傳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莊公

蔡公子履出奔楚變母弟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稱弟

罪也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無傳季孫宿

如宋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

之盟故也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夏盟解之故二國自復共盟結其好

于澶淵齊成故也齊與晉平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

服異則稱同盟今齊成而不稱同者

在年齊已服於晉故也

能報也驟數也謂十五年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既

而又伐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皆楚蔡人殺之公子

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與兄同陳慶虎慶寅畏公

子黃之偏慶陳卿恐其政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

同欲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奔楚百理初蔡

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先君文侯父

踐土盟在僖二十八年○國音預晉不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

行而卒宣十七年楚人使蔡無常徵發公子燮求

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

不能行其志

林註不能棄蔡人不能也

變言不與民同欲也違其罪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

非其罪也稱弟罪陳侯及二慶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

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

是無天也為二十三年陳殺二慶傳呼火故反因起召反齊子初聘于

齊禮也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始復通故曰初繼好息民故曰禮冬季武子如

宋報向戌之聘也向戌聘在十五年褚師段逆之以受享

段共公子子石也逆以入國受賦常棣之七章以

享禮○翻張呂反段徒亂反賦常棣之七章以

卒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命如鼓瑟琴宜爾室家樂爾妻祭言二國好合宜其室家相親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

如兄弟

章以卒又變調也

撥杜注受享上疑

脫使字

撥猶有鬼神詳昭

二十七年舊說

若汝也猶若也秋

義汝若不能我雖

死乎魂猶有知必

不享汝之祭若猶

皆如字亦通

足利本等食矣作

卒章魚麗詩小雅卒章曰物其有公賦南山有臺

南山有臺詩小雅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光

基邦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為國光暉武子去

所曰臣不堪也去所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悼子曰

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

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掩惡名若能掩之則

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

餒餓也悼子許諾惠子遂卒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間

在來奔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間亭以邑出為叛適魯而言來奔內外之

也

亦以邑叛本國為

辭

夏公至自晉無傳秋晉欒盈出奔楚盈不能防其母以取奔

其母以取奔

三叛人之二而不

亡稱名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無傳冬十月庚辰朔

日有食之無傳

據其至魯而意之

罪之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商任地闕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防閑謂出詩序

今年大歲在己酉

公羊傳是年十一

月庚子孔子生穀

梁為十月史記為

世二年十一月

父之姊曰姑姊妹

曰姊妹如十二年

傳云有姊妹及姑

姊妹是也今杜以

姑為父之女身弟

姊為己之女身者

從才用反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

公姑姊妻之計公年不得有未嫁皆有賜於其從

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詰治也

即位二年今公子

衡質於楚及宋逃

歸則衡年十五六

成公亦已三十餘

矣二年至此三十

八歲設有妹今將

七十餘歲故知其

非父之女昆也

其次謂庶其從者

八等之人謂阜與

隸儉僕臺園牧見

昭七年傳邑魯邑

按洗心二字見繫

辭傳劉云行有法

度而言有信果同

計公之弟以不得

有父之女昆也公

是成公之子成公

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

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

止吾盜吾謂國中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

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

之而與之邑使食漆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

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給其賤

至牧凡八

等之人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

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

入軌度其信可明徵也徵驗也而後可以

禮及國待洛反

而後可以

入軌度其信可明徵也

禮及國待洛反

而後可以

入軌度其信可明徵也

禮及國待洛反

而後可以

入軌度其信可明徵也

禮及國待洛反

而後可以

入軌度其信可明徵也

禮及國待洛反

而後可以

入軌度其信可明徵也

禮及國待洛反

而後可以

按考文曰足利本後人記云歸上異本有字度如字秋義教今合度也

名此除盜言此除盜言能除盜是除盜之事可施於此允出茲謂誠信之心出於此身也接將謂疑此謂之詎大夫再命以上名氏書於經此庶其非卿謂非再命之卿也一說欲信出

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罪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

也茲此也謂行此事釋茲在茲治除於人亦當顧己得無名言茲在茲皆當令可施於此允出茲在

茲允信也信出於此惟帝念功則功成也將謂由己

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當須信已誠至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其人其人

書則惡名彰齊侯使慶佐為大夫慶佐崔復討公以懲不義

于此當使善亦在于此按此典上文勢相應存之

遠上文作為

玉藻云纁為繡緇為袍注衣有帶之異名也置水牀下使有寒其上如懸衣暑月多衣所以示疾

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

孫還奔燕慶之勢終有弑殺之禍○覆扶又反鉏

仕居反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為令尹訪於

申叔豫叔豫叔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而貴臣強

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

繭衣裳鮮食而寢繭縣衣○闕求月反因楚子使

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瘠瘦也○而血氣未動無

疾乃使子南為令尹子南公子追舒也為樂桓子

娶於范宣子生懷子懷子盈也范鞅以其亡也

按相能猶相睦也

按討討州賓也

按婦人舉姓不舉

氏故曰樂祁晉語

董叔娶于范宣子

曰董祁愆其夫曰

不吾敬范子執董

叔紡於庭之槐蓋

樂祁之姊妹一愆

其子一愆其夫何

范氏之多惡女也

死桓主以其已死

輕而欺之也曰以

怨樂氏十四年樂厲疆逐范鞅故與樂盈為公族

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樂祁與其老州賓通樂祁相子妻范

宣子女盈之母也幾亡室矣言亂甚也懷子患之

祁懼其討也愆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

桓主而專政矣相主也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

報之謂宣子不為厲責怒又與吾同官而專之為

公族大夫而鞅專其權勢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

死而已吾蔑從之矣言宣子專政盈欲以死作難其謀如是懼

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證其懷子好施

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下軍

佐呼報及施式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著晉邑在外

據及又張慮秋樂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

父司空靖祁豫董叔祁師申書羊舌虎叔罷皆晉

大夫樂盈之黨也囚伯華叔向籍偃籍偃上軍司馬人謂

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譏其受囚而不知音智

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言雖囚何詩曰優哉游哉聊

以卒歲知也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樂王鮒

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樂王鮒晉大夫樂桓

下樂祁繆為樂盈之言

昭元年楚公子圍使伯州犂城鄭而殺之亦此類也

附注不能保身是

不知也

采叔篇云優哉游哉亦是矣與此

不同者蓋師讀有異按史記載孔子

去魯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益

歲樂書孔子作五章刺時注優哉歌

是也家語無蒸系維作聊按免我

者必在祁大夫不應親交作弗應應

對之應下同

林註祁大夫之舉

雖外不奔解狐之

讎內不失祁午之

親其獨肯遺奔於

我乎詩大雅抑籥

祁奚老在三年

音附

其人皆各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

祁大夫祁奚也

食邑於祁因以為氏祁縣今屬太原

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

不行其言皆

求救吾子吾子不許

謂不應出不得拜祁大夫

所不能也

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

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奔讎內舉不失

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詩大雅言德行

直則天

夫子覺者也

覺較然正直

晉侯問叔向之

罪於樂王鮒對曰不奔其親其有焉

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

謀於是祁奚老矣

族去公大夫

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

烈文篇

詩曰烈文篇我

百姓也

書曰虬征

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詩周頌也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

孫保賴之

書曰聖有勳明徵定保

逸書勳人實及傳也

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信定

夫謀而鮮過惠

訓不倦者叔向有焉

謀鮮過有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社稷之

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

故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

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

大甲湯孫也荒淫失度伊尹放之桐宮三

年改悔而復之而無恨

管蔡為戮周公右王弟罪

不相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

弃絕社稷之所倚賴也

按其載之乘秋文皆繩證及傳四年

與屈完乘此類皆同陸繁乃云如字

按林註如字句勇氏云如字當屬下

句單以龍蛇為禍故不使也若屬上

句則概及生平壞了賢母矣張本甚

按深山二句蓋古語 林注音怪殘

暴不仁之人則則其間不亦難以免

於禍乎不然我又何愛於此妾而不

使見汝父乎乃使叔虎之母往視其

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其載入見

公○說音悅不見叔向而歸言為國非私叔向也

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為己初叔向之母妬

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使見叔向父其子皆諫其

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言非常之地多彼

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敝衰壞也龍蛇喻音怪

汝國多大寵六卿專權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

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璧之故

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樂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劫掠

父寢寢東王子按愛惜也惜一夕之

寢於此妾也視寢治棲也 按辭請

告也補正守臣謂晉侯即諸侯自稱

林註布死布陳其死罪而謝之也施

惠謂賜之命服也保任保守任當其

父有功也按此言不輸力於王室也

大君君之大者易云大君有命亦謂

天子也 周禮司寇之屬無

尉氏此猶言扁死於司敗知是主刑

財物音亮辭於行人王行日天子陪臣盈諸侯

稱於天子 得罪於王之守臣范宣子為王所命故曰守臣將逃

罪罪重於郊甸重得罪於郊甸謂為郊甸所無所

伏竄敢布其死布陳也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

施惠焉輸力謂輔相晉國以翼戴天子其子廩不能保任其父之

勞大君若不弃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大君謂天

王若弃書之力而思廩之罪臣戮餘也將歸

死於尉氏尉氏討之官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

焉布四體言無所隱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尤音逐盈而自掠之

襄廿一年

左傳

卷六

人廷尉官
司徒掌會萬民之
卒伍以起徒役
鄭之獄官亦曰尉
氏死屍也
銅鑿氏以細事會
會以訓上下之則
朝以正班爵之義
政恃禮而行猶人
須車而載禮運云
政者君之所以藏
身也廿四年令名
德之與也

是效也
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侯出諸轅

轅侯送迎賓客之官也轅
轅關在緱氏縣東南
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即位三年
始來見公會於商任銅鑿氏也禁銅鑿盈使齊侯

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

禮政之興也政須禮而行政身之守也政存則身安怠禮失

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為二十五年齊弒光知起

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四子晉大夫○知音智

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及州綽邢

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言不為己

用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言子待之如欒氏亦

為子用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

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

二子鳴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

莊公為勇爵設爵位以殖綽郭最欲與焉自以為

音預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

數識門枚數亦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

也對曰臣為隸新言但為僕然二子者譬於禽獸

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言嘗射得之

雄猶言勇士也
附注爵飲酒器設
此以勸勇士因名
焉按源將軍征東
與時設甲乙位以
勵將士今其國猶
有此遺風每正且
為之杜注得之
十八年傳以枚數
關注枚謂馬槌此
云枚數二枚不同
今人數物猶云二
枚二枚也
林註為僕人尚新
未得效勇耳

左傳

卷六

左傳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夏四月秋

七月辛酉叔老卒無傳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

隨公至自會無傳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近書名者龜

而多馬為國所患

傳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公頻與晉侯外會今

遣武仲為公謝不敏故不書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御

魯御邑大夫○過古禾及御魚呂及又魚據反曰焉用聖人武仲多知時

馬於度反我將飲酒而已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

陸云近附近之近

廿六年鄭伯朝晉

而歸使公孫夏謝

不敏故知此亦然

傳不言武仲如晉

之故故杜原其意

而說之也不書非

公命也鄭玄周禮

註云聖通而先識

也洪範云睿作聖

亦通識之名林註

不知暗兩何以為

知且聖也鄭玄云

不可使也而傲使人言御叔不任使四友○國之

蠹也令位其賦古者家其國邑故以重賦夏晉人

徵朝于鄭召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少正鄭卿

僑子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魯

八年即位八月即位年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

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言朝執事謙寡君懼

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因朝晉不見晉是

以有戲之役在九年○戲許宜反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

邑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

實地之稅三分計
稅王食其二入
於臣然則諸侯之
臣受采邑者亦當
三分之一而歸於
公故以國邑為己
之家有貢於公者
是減亡而貢之重
賦重倍其賦當以
三分而二入公
按周官無少正魯
有少正卯

林註競爭強也是
年冬楚伐鄭而曰
申禮益飾詞有禮
指楚也

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

寡君以觀釁於楚實朝言觀釁飾辭也言欲往晉

於是乎有蕭魚之役在十一年謂我敝邑適在晉國譬

諸草木吾臭味也晉鄭同姓故而何敢差池差池不齊

宜及又初佳及一七河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

土地重之以宗器宗廟禮樂之屬以受齊盟齊同也遂

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朝正貳於楚者子侯石

孟歸而討之石孟石魚○孟梁之明年孟梁在十六年

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酌之

按草木同類則臭味皆同池徐亦本作

會歲終歲事終以至正月朝正也林註鄭使石彘告絕于楚楚人執之此云歸討者蓋節詞月令孟夏天子飲

酌以礼樂注云酌之嘗醇也重釀酒

也言飲酌者嘗是夏祭之後言嘗酌

者謂見於夏祭執膳焉謂祭未受昨

肉也按燔又作膳祭肉也漢書注正

月且作酒八月成

因八月嘗酌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

想是古礼漢因之但有微貴之言實

出於口也程在薦

新熟重者為酌嘗新飲酒為嘗酌與執燔焉助祭

音間二年間君將靖東夏謂二十年澶淵盟四月

又朝以聽事期先澶淵二月往不朝之間無歲不

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

荐至荐仍也○無日不惕豈敢忘職惕懼大國若

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言自將往若不恤

其患而以為口實其言而已其無乃不堪任命而

翦為仇讎翦削也謂見剝削敝邑是懼其敢忘君

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傳言子產有辭所秋

哀七年小所以事天信也天所以保不仁也

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

命於晉受錮欒氏之命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

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

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

君自奔也弗能久矣為二十五年齊九月鄭公孫

黑肱有疾歸邑于公黑肱張召室老宗人立段段子

而使黜官薄祭黜官無祭以特羊殷以少牢四

祭以羊豕殷盛也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

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

按黜官謂減家宰不如官事不揚也或謂不多受君之職事者非禮記言大夫有官於君裕及五世是

大夫有功或得祿裕也抑篇

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

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

有焉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慎法冬會于沙隨復錮

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錮欒盈猶在齊晏子

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為明年齊楚

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言

南偏寵觀起令富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弃疾為

王御士御王車者王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

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

重刑注為輕重之
重今說為重禁之
義

林訖子謂子南君
之殺臣臣之事君
皆有禮制唯二三
家區其少忍之或
云子尸當作主尸

討焉爾其居乎問能止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

洩命重刑臣亦不為洩息列及又以制及王遂殺

子南於朝輟觀起於四竟輟車裂以徇子南之臣

謂弃疾請徙于尸於朝欲犯命曰君臣有禮唯二三

子不欲犯三日弃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徙曰行

乎行去也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

曰弃父事讎吾弗忍也於事是讎於實是君故雖

遂縊而死傳譏康王與人子謀其父復使遠子馮

為令尹公子齒為司馬屈建為莫敖屈建子木也

屈居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

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申叔辟遠

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遠子就申曰子三困我

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

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言恐與子并罪故不敢

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

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遠子惶懼至

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所謂生死而肉骨也

已死復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夫子謂申叔也如

真相知

林訖至謂遠子婦
至其家也

稠人中應應對之
應從之退之也遂歸
申叔婦家也

不然請止相止不之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辭造十二

物氏云收或作取
从日為是說文收
多自服也从日又
声川此傳曰鄭游
取字子明

月鄭游取將如晉游取公孫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

以館于邑舍止其邑不復行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

妻行十二月無丁巳丁巳十一月十四日也子展廢良而立大叔良游

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詰舍

子明之類子明有罪而良又不賢故求亡妻者使復其所

使游氏勿怨鄭國不討專殺之人所宜曰無昭惡也

若游氏報殺此人
則人知其父被殺
其父所以彼殺為
奪人妻故也

交怨則父之不脩益明也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六

襄經十六年徐公湎徐公輒韋昭數侵所角邲音成傳叔向許文就聞音烝

于之承警居領守手又將為于偽反下之使所史遂相息亮函氏音咸

子格古百湛徐丈孟孺木又作孺于速本亦作速要也一遙好勇呼報

海陘徐古魯隘於懈禘大計朝夕如字圻父音甫磬磬五刀劬勞于求

反經十七年徐戶子恠耕反傳曹隧音遂越竟音境遂飲今本瓶音步復還

守扶又反嗙音彥抉徐古其傷如字畀余必利反大宰音秦後為平公于偽

反妨於音芳農收如字又反謳烏侯之哲徐思吾儕仕皆闔戶臘廬力居

分謗補浪衰本又作緜同注不緝七入經帶直結反以苴杖禮記云

也屨九具食鸞一音羊倚廬於綺不解音蟹經十八年之使所史入竟

音齊所角數反負芻初俱傳純留地理志為曹于偽所殺申志反梗

陽反古杏 巫臯反古刀 而禱音丁老反一 怙恃音戶棄好 呼報反 ○ 背盟音謂

數所角反 守官手又反 魯濟子禮反 禦諸魚呂反 塹七豔反 敢匿女力反 千乘證繩

反子盍反戶臘 公恐反曲勇 斥山澤一音昌 乃脫一音他 旗幟申志反

夜遁徒困反 連大並如字 塞隧音遂 郭最徐子反 於隘於懈反 射殖食亦反 中

肩丁仲反 矢夾古洽反 乃弛本又作 城守手又反 菽本又反 示閒音左 駢

反七南迫音 以枚反每回 闔門反 不恐反曲勇 郵棠音尤扣 馬音以輕 遣政

同斷鞅音短 沂反魚依 蓋縣反古害 下邳反蒲悲 入泗四音揚 豚徒門反 見使所吏

難易反以鼓 於汾反扶云 旃然反章延 入汴反皮彥 遠本又作 為 ○ 滑干八蟲反

牢力刀反 多凍反丁弄 吾驟反仕救 經十九年祝柯反古多 灕水一音虎伯反

獲二反西郭 芳扶反傳督揚 丁毒反母侵 無疆音居良 蒲圃反布古 過魯反古未

賄呼罪反 乘馬繩證反 注四元帥 所類而視 如字徐市 噤其蔭 盥音其

為于偽反 下注兵并 如字又將中軍 子匠反召伯 上照反勞 力報來

力代反 之長反丁丈 鑄鐘反之樹 聲應之應對 且夫音扶 彝以之懲 直升娶干 七

反中子音仲亦作 仲下皆 必計立適 丁歷反本 或作聞諸侯 間廁

少傳詩照反 下注黥其京 藍力甘 之難乃且反 注甲守手又反 下亞

宋子於稼反 夜縋反直偽 醢衛海音大 隧音遂 控于苦貢反 度齊待洛 經二十年

燮悉協反 傳莒數所角反 和解古買反 又自復扶又反 下其好呼報反

背楚音佩 偪彼力反 共公子音恭 常棣大計反 樂爾音洛 妻帑音奴 魚麗力馳反 樂只

之氏反本 奉使所吏反 之策初革反 出其君如字 徐有餒音奴 罪經二十一

亦作旨年 間丘力於 傳公杜以公 姑姊杜以公 姑姊謂父之 姊也此云 姑姊是父之

年反力 於傳杜以公 姑姊謂父之 姊也此云 姑姊是父之

年反力 於傳杜以公 姑姊謂父之 姊也此云 姑姊是父之

年反力 於傳杜以公 姑姊謂父之 姊也此云 姑姊是父之

年反力 於傳杜以公 姑姊謂父之 姊也此云 姑姊是父之

年反力 於傳杜以公 姑姊謂父之 姊也此云 姑姊是父之

年反力 於傳杜以公 姑姊謂父之 姊也此云 姑姊是父之

年反力 於傳杜以公 姑姊謂父之 姊也此云 姑姊是父之

年反力 於傳杜以公 姑姊謂父之 姊也此云 姑姊是父之

年反力 於傳杜以公 姑姊謂父之 姊也此云 姑姊是父之

年反力 於傳杜以公 姑姊謂父之 姊也此云 姑姊是父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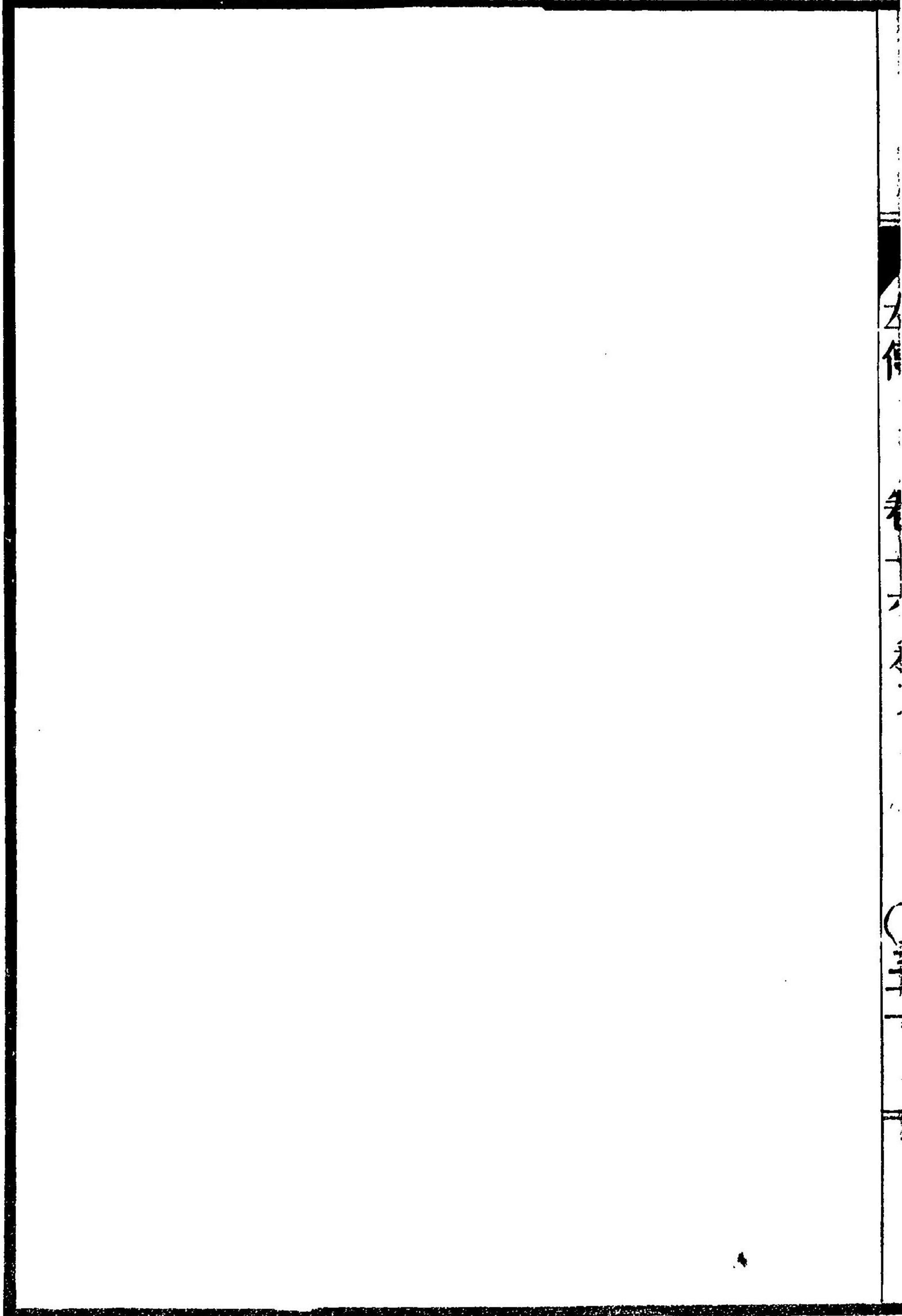
年反力 於傳杜以公 姑姊謂父之 姊也此云 姑姊是父之

年反力 於傳杜以公 姑姊謂父之 姊也此云 姑姊是父之

姊也一人耳以杜氏為誤案成九年伯姬歸于宋伯者長稱九年始
嫁則為成公之妹成公不得有姊矣若成公別有庶長之姊以成公
公衡之年推之亦不復堪嫁故知二人也唯公羊以成公即位年幼
據左氏成四年傳云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公歸欲求成于楚得季
文子諫而止此非年幼也反覆推之杜氏不誤妻之七討反子盍胡臘反下阜牧在早濯直
反不懲直升當令殺之申志反又如字○繭反古典瘦反所又不相
能如字徐不為于偽反下作難乃且邠豫丙叔巽彼皮詩小雅案今
乃代反不為文吾為同作難反乃且邠豫丙叔巽彼皮詩小雅案今
無此皆咎其九德行下孟反無疆居良反宥之音魚反古本殛紀力大
全語皆咎其九德行注同無疆下注同宥之又音魚反古本殛紀力大
甲泰而相息亮右王音之乘繩證於難乃且守臣注同及罪重直用
同郊甸徒練伏竄七亂輔相息亮傲之戶教反或作輶輶音銅藥固
齊殺申志反下同剽匹妙其枚本亦子為于偽嘗射食亦經二十二
年傳之守手又為公于偽多知音智又而傲五報之蠹丁故少正照

反注及下僑其驕釁許靳重之直用公孫夏下同先澶悉薦荐至
少牢同反在薦不惕他歷朝夕如堪任音黑肱古弘馬數所主十乘繩證令富
力呈君焉於虔反下四竟音境取殯必殺吾如字一游販呼板反
反善板

古今圖書集成



古今圖書集成

157
18
20

